

《多续译语》藏汉对音与清前期四川方音^{*}

王 振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成都 gtyu534@qq.com)

提要 《多续译语》藏汉对音材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能直接反映四川方言音值的材料,本文从语音特征、历史背景等角度系统论证清代《多续译语》注音汉字的四川方音属性。

关键词 《多续译语》 藏汉对音 注音汉字 清前期四川方音

零 引言

多续语是四川省冕宁县安宁河上游流域多续藏族的母语。目前多续人普遍使用西南官话。多续语属藏缅语族,语支归属存在争议:孙宏开(1982)认为是羌语支尔苏语的中部方言;黄布凡、尹蔚彬(2012)认为多续语的语法类型更接近彝语支语言,该问题有待进一步考察。

《多续译语》是一份记录清代四川多续语的珍贵文献材料,为清代九种“西番译语”之一。清代“西番译语”属“华夷译语”丁种本(冯蒸 1981),记录了川西藏缅语,于乾隆十五年(1750)由四川地方政府采编完成,收录 740 词,由汉语词条、藏文和注音汉字三部分组成,藏文和汉字同时用来为多续语注音,例如“露汉语词条:nyi hin 藏文注音-呢恨汉字注音”。

目前所见清代《多续译语》文献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日本今西春秋藏《多续译语》初编本;二是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抄录整理本(孙伯君 2012)。本文所用《多续译语》主要据译语初编本,并参考聂鸿音、孙伯君(2010)的校录和王振(2017)的校勘。

《多续译语》740 词共涉及 1500 多个藏汉对音的音节,是研究 18 世纪中期汉语方音的重要材料。西田龍雄(1973)和 Chirkova(2014)研究《多续译语》主要关注其记录的多续语。《多续译语》注音汉字的语音特征缺少系统考察,其方言属性也尚无定论^①。运用译语材料开展汉语方音研究,需要明确译语汉字音以何种方言为基础。

本文根据《多续译语》藏汉文之间的对音关系,由藏文字母推断汉字音值,同时参考现代多续语材料。笔者 2016 年 1 月至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城厢镇伍宿村,着重调查了《多续译语》词条在现代多续语中的读音。发音人伍荣富,男,多续藏族,1932 年生。由于目前多续人普遍转用汉语,有些译语词条已无从调查,只能尽量联系现代多续语音,有些只能付诸阙如。黄布凡、尹蔚彬(2012)、Chirkova(2014、2015)调查研究成果,笔者补充了一些新材料。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九种‘西番译语’(丁种本)对音文献的清代四川方音研究”(项目编号:19YJC740084)的阶段性成果。

① 西田龍雄(1973:7)直接以北京音作为汉字音的基础而未加论证。Chirkova(2014)认为可能是西南官话,因为译语汉字音[n]、[l]不分,入声音节浊塞音、塞擦音清化为送气音(所举例子是“13 雹-tshu-族”中的“族”读成送气音)。我们考察发现,译语汉字音鼻边音多有区别而非不分,西南官话入声音节浊塞音、塞擦音清化多读为不送气音而非送气音,个别如“族”读 tshu 也非西南官话专属,因此这一论证仍待完善。

壹 《多续译语》注音汉字的主要语音特点

1.1 分尖团 细音字见组和 ky-/c-^①对音而精组与 tsi/tse/tsu 对音,例如:^②

表 1 精见组细音字对音举例

序号	汉义	藏文	注音汉字精组	编号	汉义	藏文	注音汉字见组
639	赏	tsi	济	6	雷	vjig	吉
702	番汉	tse	姐	12	雨	vju	鞠
540	十	tshi	齐	59	泉	kyog	脚
83	佛境	si	西	68	短	skyen	见
524	药材	sen	仙	113	夜短	skye	结
149	秀才	sang	相	154	亲	skyi	继
519	陈皮	se	斜	377	经数	kyi	几
222	肝	se	谢	382	赞美	khyi	奇
652	抢夺	su	续	737	大乘	chen	牵

见组细音的对音,94%(74/79)与藏文 ky-或 c-对音,ky-和 c-音值均为 tɕ-;精组细音有 88%(89/101)均与 ts-或者 by-对音,ts-和 by-的音值均为 ts-(王振 2016)。所以,尖团有别。

值得注意的是,精组细音字也有少数与读 tɕ-的藏文对音,例词见表 2。

表 2 精组细音字与藏文 tɕ-类音节的对音情况

序号	汉义	藏文转写	汉音(声纽)	汉字所对其他藏文	备注
707	不许	chan	抢(清)		
739	禅师	chi	清(清)		
473	青马	kye	节(精)	ts	
529	甘松	kyi	济(精)	ts	
723	朝贡	rgya	奖(精)		另有“酱浆”对 ts
155	高祖	rgyud	续(邪)	s	
738	国师	mkhyen	千(清)		
564	乐	khyog	鹊(清)	phy	藏文 phy-读 tsh-(王振 2016)
356	鹅黄	shag	斜(邪)	s	

精组细音字与藏文 tɕ-声母音节对音占精组细音字的 12%。可见当时口语中精组字有腭化的情况,个别字如“鹊、节”等同时与藏文 ts-和 tɕ-对音,说明它们可能两种读音混用。

1.2 知三章读 [tʂ] 组,知二庄读 [ts] 组(同精组) 注音汉字中精组和知庄章组分明,个别知系字与精组合并,读为平舌音。精组注音汉字一般与藏文 ts-对音,音值即为 ts-。而知系字则主要对藏文 c-(音值为 tɕ-),说明知系与精组有别。与藏文 c-对音的知系字的音值应该是 tʂ-。之所以有汉字卷舌音与藏文舌面音之对应,是因为其记录的多续语音是舌叶音,而藏汉音系均无舌叶音,藏文多以与之接近的舌面音记录,而注音汉字以卷舌音记录。但是,知系字有少量与藏文 ts-对音,即读为平舌音,与精组合流。统计请看表 3。

① 本文藏文使用拉丁字母转写。

② 表中序号表示该词条在译语 740 词中的出现次序,下同。表中只列出与讨论主题有关的音节,未将全部音节列出。

表3 知庄章组字对音统计

汉字	藏文	次数	相关注音汉字列举	拟注音汉字声母	备注
知组	c	17	长冲畜粘竹追逐茶卓濯	tʂ	以对音 c-为主 极少对 ts-
	kr/tr	6	竹着痴撞		
	ts	3	择治	ts	
庄二	c	26	查差岔沙砂厦杉扎榨捉	tʂ-	a 为主元音的字与 c-对; 主元音非低的字多对 ts-
	ts	3	生笙数	ts	
庄三	tr	1	装	tʂ-	
	ts	15	侧初色事踈䟽助	ts	
章组	c	51	止汁舟志者川处杵车扯城常说输庶世诗石设勺	tʂ-	章组不与 ts-对音
	kr/tr	2	止支		

知组仅梗二等字“择”(共见两次)和“治”(仅一例)对 ts-。庄组与藏文 ts-对应的例证包括:助-tso、初-tsho、初-tshu、色-se、侧-tshe、色/生/事-si、踈/䟽/数-su、笙-gsin。可知,知二庄读 [tʂ]组,短三章读 [tʂ]组^①,类似“南京型”(熊正辉 1990)。

1.3 分[n]、[l] 译语注音汉字中的来母字主要对音藏文 l-为基辅音的音节,泥母字主要对音藏文 n-或 ny-为基辅音的音节,例外极少。例词请看表4。^②

表4 泥来母字对音例证

序号	汉义	藏文	汉音	声母	序号	汉义	藏文	汉音	声母
60	井	led	勒	来	10	雾	nu	喏	泥
421	枝	lo	落	来	166	弟	no	糯	泥
467	食	lug	留	来	447	虎	nag	拏	泥
567	来	lag	拉	来	537	七	nyen	念	泥
125	刻	rag	拉	来	164	子	lag	那	泥
365	燃灯	snod	路	来	285	乐器	rol	喏	泥

也存在一些例外,如泥母的“那-lag”,来母的“路-snod”。但从对音材料来看,泥母对 n/ny-来母对 l-的比例均在 90%以上,说明汉字音总体而言[n]、[l]是分明的。请看表5。

表5 泥来母字对音情况统计

声母	出现次数	对音 n/ny-	对音 l-	对音 r-	其他
泥母	62	57(92%)	1	2	2
来母	68	1	65(96%)	2	0

1.4 疑母的读音 译语中疑母读 [ŋ] [ŋ]和零声母 [0]。请看下页表6。

止、流、咸、宕、梗等摄开口三等疑母字和藏文 ny-为基字的音节对音,藏文 ny-音 [ŋ] ,汉字声母也是 [ŋ]。仅第 614 词[a]元音前的 [ŋ]弱化为 [j] (王振 2020)。

表6 藏文 mg-vg-ng-类音节与疑母“俄、我、鹅、岸”对音。其中藏文 ng-音 [ŋ] ,推测其所对音的汉字声母也是 [ŋ]。但藏文 mg-vg-所记录的实际音值可能是鼻冠塞音 [ŋg]。因为译语藏文以康方言为基础(王振 2016),今康方言中藏文 mg-vg-音 [ŋg] ,这种塞音对鼻音的部

① 例外字包括:知组“治-dze”(非梗二读平舌)、庄组“捉-jo”(非低元音读翘舌)。

② 空格处表示现代多续语音材料阙如,下同。多续语是声调语言,但译语藏文无法标记声调,本文暂不涉及声调问题,现代多续语料也未标记声调。

表6 疑母开口字对音例证

序号	汉义	藏文	注汉音字	汉字中古音韵地位				现代多续音
				宕	开	三	药	
491	铜	nyog	虐	宕	开	三	药	ɲu
614	慈悲	nyam	仰	宕	开	三	养	ja
380	声闻	mnyan						
361	柳青	nyi	逆	梗	开	三	陌	
432	猛兽	nyug	牛	流	开	三	尤	
424	茜	nye	严	咸	开	三	严	
532	二	gnyis	业	咸	开	三	业	ɲi
301	座	nyi	宜	止	开	三	支	ɲi
190	朋友	nyi	蚁	止	开	三	业	
535	五	vgog	我	果	开	—	哿	ɲo
357	五彩	ngog						
656	投顺	mgov	俄	果	开	—	歌	
456	猪	vgog	鹅	果	开	—	歌	wo
699	经文	vgan	岸	山	开	—	翰	

位同化很常见,译语时代 mg-vg-音 [ŋg]也是完全可能的。Chirkova(2014)也认为译语前加字 v-可以记录多续语中的鼻冠音,而多续语恰恰是有鼻冠塞音的,只是有的现已自由变读为鼻音或塞音(黄布凡、尹蔚彬 2015)。即使如此,汉字音声母也可能是 [ŋ],因为汉字音中无 [ŋg]。从现代多续语材料看,“535 五-vgog-我”音 [ɲo];“465 猪-vgog-鹅”现代读音是 [wo],虽今多续语是 [w],但其在译语采编时代辅音很可能是 [ŋ],因为近 300 年来多续语后圆唇元音前 [ŋ] 与 [w] 存在历时交替(Chirkova 2014)。^①

1.5 曾梗摄韵尾 [-ŋ>-n] 对音材料反映注音汉字曾梗摄 [-ŋ>-n] 并入深臻摄的倾向明显。从藏汉韵尾对音看,宕江通摄的字主要对音藏文 -m、-ŋ 尾,其余的主要对音 -n 尾。请看表 7。

表7 阳声韵字对音例证

序号	汉义	藏文	汉音	韵摄	编号	汉义	藏文	汉音	韵摄
634	恩	kan	甘	咸	230	前殿	hin	恒	曾
229	宫殿	can	粘	咸	455	狗	khin	肯	曾
325	甜	then	甜	咸	740	都纲	kam	纲	宕
526	紫檀	vdan	丹	山	81	流	rtsam	浆	宕
68	短	skyen	见	山	645	清静	drang	撞	江
104	昼夜	hun	粉	臻	711	行移	kam	扛	江
154	亲	lin	吝	臻	576	袭职	tsung	宗	通
85	京城	chin	城	梗	149	秀才	kung	公	通
297	响钹	din	锭	梗	545	少	hung	哱	通

我们分别统计了各阳声韵字和藏文鼻音尾的对音情况,具体数据和比例请看下页表 8。

咸深、山臻、曾梗等韵摄韵尾基本为 [-n]。其中曾梗摄字绝大多数对藏文 [-n] 尾音节,说明曾梗摄后鼻音韵尾 [-ŋ] 基本已经变成 [-n] 与深臻合并。

^① [ɲo]>[wo]的音变和交替在汉语中也存在,如疑母字“我”在成都话中音 [ɲo],普通话中音 [wo]。后圆唇元音前,[ŋ]弱化为 [w]有其音系学基础,可以视为圆唇元音的 [+labial]特征扩散到了 [ŋ]上,使之变成既有 [ŋ]音段的 [+back,+high]特征又有圆唇元音 [+labial]特征的 [w]。

表 8 阳声韵摄与藏文鼻音尾音节对音情况统计

注音汉字的中古韵摄	对应藏文鼻尾音节数		
	-m	-n	-ŋ
咸深	2	8(80%)	0
山臻	0	59(98%)	1
曾梗	0	33(83%)	7
宕江通	25(48%)	10	17(33%)

1.6 其他特征 译语汉字音系还有一些特征,但是由于涉及字数较少,不好从大类的角度去分析,故选择部分注音汉字以个案呈现。

表 9 译语注音汉字“常、族、择”的对音情况

序号	汉义	藏文	汉音	中古音韵地位	现代多续音
550	一副	shag	常	宕开三平阳禅	
13	雹	tshu	族	通合一入屋从	tshu
640	罚	tshug			
223	肺	tshe	择	梗开二入陌澄	tshe
605	考校	tshed			

表 9“常”与藏文 shag 对音。藏文基字 sh 有一些对晓组细音字,大多数对音知庄章组字。例见表 10。

表 10 藏文 sh-与注音汉字及现代多续音的对应关系

序号	汉义	藏文	汉音	声纽	现代多续音
428	麦	shag	沙	生	ʃa
316	肉	she	施	书	ʃe
226	血	sho	输	书	ʃu
626	可怜	shag	虾	晓	ça
538	八	shed	歇	晓	çe
77	动	shu	旭	晓	çu

可见,sh-与晓组字记录的多续语音为 [ç],与知系字所记录的多续语音为 [ʃ],这为藏汉注音各自的音系局限所致。三者之间的对音关系是“藏文 sh=汉字 ç=多续语 ç-”和“藏文 sh=汉字 ç=多续语 j-”。“常”为知系禅母,与 shag 对音,声母应为卷舌擦音 [ʃ]。“族”与“择”都是中古全浊入声字,与藏文 tsh-对音,今读也是 tsh-,可见二字声母均为送气音。

贰 《多续译语》注音汉字的方言属性

2.1 比较思路与资料说明 《多续译语》是清四川地方政府应朝廷旨意而编的,很可能是四川当地官员所为,也可能是朝廷派员完成。因此,我们比较汉字音系特征与明清时期有代表性的南京官话、北京官话以及译语采编地的四川官话音系,推测译语注音汉字的基础方言。

比较必然涉及时间层次。由于每种官话均难以找到与译语完全同时的文献材料,故我们找到译语或前译语时代的官话文献和后译语时代的官话材料,大致总结各官话的音变方向以及译语时代相应官话的基本音系面貌,判断译语汉字音系与各官话一致性。请看下页表 11。

类型 1 的一致性最强,即译语汉字的音系特点与早期和现代官话表现的特点均相同;类型 4 的一致性最弱或者说不具一致性;类型 2 和 3 可能存在一致性,早期不一致但可能经过历史音变而后来一致,早期一致也可以经过历史音变而后来不一致。

表 11 同一官话不同时代语音特征呈现的不同类型

类型	译语汉字音系特点	前译语时代官话 (早期官话)	后译语时代官话 (现代官话)	译语与官话的一致关系
1	A		+	
2	B	+	-	+/-
3	C	-	+	+/-
4	D		-	

用来进行音系比较的早期官话参考如下文献材料: 南京官话参考《西儒耳目资》(曾晓渝 2014); 北京官话参考《司马温公等韵图经》(郭力 2003: 105); 四川官话参考《常用字义》(周赛华 2015)。译语之后的近现代方言材料: 四川官话参考《西蜀方言》(甄尚灵 1988; 黄灵燕 2010) 及甄尚灵(1958), 南京官话主要参考赵元任(2002 [1929])、高本汉(1940) 部分内容参考艾约瑟(2015 [1857]) 北京官话主要参考《汉语方音字汇》(1989)。

2.2 译语注音汉字和官话的音系特点比较 请看表 12。

表 12 译语汉字音系特点在官话音系中的表现

官话方言	声母	韵母	其他	参考资料	
四川官话	《常用字义》 (乾嘉时期)	分尖团; 分平翘, 接近南京型; 泥来混; 疑母开口洪音前读 η 细音前读 η	曾梗 $-\eta > -n$ 与深臻混	择 [tʂeʔ]	周赛华(2015)
	《西蜀方言》 (1900)	分尖团, 见晓组腭化, 精组基本未腭化; 分平翘, 接近南京型; 鼻边音混; 疑母开口洪音前读 η 或零声母, 细音前读 η 或 $\eta-$	曾梗 $-\eta > -n$ 与深臻混	常 [ʂaŋ] 族 [tʂu] 择 [tʂe]	甄尚灵(1988) 李晓东(2011: 15-94)
	现代成都话	不分尖团; 不分平翘; 鼻边音混; 疑母开口洪音前读 η 细音前读 η	曾梗 $-\eta > -n$ 与深臻混	常 [ʂaŋ] 族 [tʂu] 择 [tʂe]	甄尚灵(1958)
南京官话	《西儒耳目资》 (1626)	分尖团, 精见组均未腭化; 分平翘, 主体为南京型; 鼻边音分明; 疑母为 η 无 η	曾梗、深臻分而不混	常 [tʂhaŋ] 族 [tʂo(ʔ)] 择 [tʂe(ʔ)]	曾晓渝(2014: 1-44) 孙宜志(2010)
	现代南京话	分尖团, 见晓组腭化, 精组未腭化; 分平翘, 南京型; 鼻边音混; 疑母多为零声母, 无 η 和 η	深臻、曾梗混, $-n > -\eta$ 为主, 也有 $-\eta > -n$ ①	常 [tʂhã] 族 [tʂhuʔ] 择 [tʂeʔ]	赵元任(2002 [1929]: 273-297) 高本汉(1940: 594-639)

① 据目前的资料看, $[-n > -\eta]$ 和 $[-\eta > -n]$ 两个方向的音变都可能存在, 但 $[-n > -\eta]$ 可能是较早期和较主流的情况。据英国传教士约瑟夫·艾约瑟(2015 [1857]: 9、53、79) 的记录, 19 世纪中期的北方官话(北京和西安) $[in]$ 和 $[iŋ]$ 分而不混, 南京话 $[in > iŋ]$, 西部方言四川话则是 $[iŋ > in]$, 而且其进一步指出“南京以东地区以及南部, 远至福州”均多用 $[-\eta]$ 韵尾而湖南、湖北则与四川一样多用 $[-n]$ 作韵尾。赵元任(2002 [1929]: 277) 调查的南京话中, $[əŋ]$ $[əŋ]$ 、 $[iŋ]$ $[in]$ 已经相混, 连读时韵尾受下字声母部位同化, $[əŋ]$ 单念时唇音声母后读 $[-\eta]$ 多, 舌尖后音之后读 $[-n]$ 多, 舌尖前和舌根音后则 $[-\eta]$ 、 $[-n]$ “随便用”。高本汉(1940: 193、587) 则指出南京话曾梗深臻单字韵尾念为 $[-\eta]$, 实际音值是鼻化的舌根摩擦音 $[\tilde{\gamma}]$ 这可视为 $[-\eta]$ 尾弱化的表现, 体现了 $[-n > -\eta]$ 的大趋势。此外, 据高本汉(1940: 594-640) 归纳的同音字汇, 深臻曾梗韵尾在南京话中基本均为 $[-\eta]$ 与译语不同。

官话方言		声母	韵母	其他	参考资料
北京官话	《等韵图经》 (1606)	分尖团,精见组均未腭化;分平翘,知庄章合流为翘舌音;鼻边音分明;疑母多读零声母	曾梗、深臻分而不混	常[tʂhaŋ] 族[tʂu] 择[tʂɛ]	郭力(2003:33-105)
	现代北京话	不分尖团;分平翘,知庄章合流为翘舌音;鼻边音分明;疑母多读零声母	曾梗、深臻分而不混	常[tʂhaŋ] 族[tʂu] 择[tʂɛ]	《汉语方音字汇》 (1989)

译语汉字音系和各官话音系之间的异同,请看表13。

表13 译语汉字音系与官话音系之比较

序号	《多续译语》 注音汉字		四川官话			南京官话		北京官话	
			《字义》	《西蜀》	成都话	《耳目资》	南京话	《图经》	北京话
1	尖团音	见组已腭化	+?①	+	+	-	+	-	+
		精组基本未腭化,个别腭化			-	+/-	+/-	+/-	
2	分平翘 接近南京型		+		-	+	+		
3	鼻边音多数分,个别混		+/-		+/-	-	+/-		
4	疑母	开口一等 η	+	+/-		+	-		-
		开口三等 η							
5	曾梗入深臻,即-ŋ>-n			+			+/-		
6	常[ʂaŋ]-声母为擦音			+②		-	-		
	族[tʂu]-声母送气			+			+		
	择[tʂɛ]-声母送气		+	+				-	

注“+”表示音系特点相同,“-”表示音系特点不同,“+/-”表示有同有异或不完全相同。

按照“首尾贯通”的比较思路,第1-2、4-6点特征均接近四川官话。总体而言,译语汉字音系特点与四川官话音系一致性最强。

2.3 译语汉字音系特点的补充说明 《多续译语》藏汉对音材料反映的汉字音系主流特点是分尖团音、分[n]、[l],但有极个别相混,这应该反映了当时官话口语的实际情况。

这种“例外”可能跟译语编写者所用语体有一定关系。清代四川官话可能有雅、俗两套口语系统,雅音相比俗语更加保守,文人的口语雅音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清末《西蜀方言》记录四川官话口语雅音(曾晓渝 2018)。《多续译语》为知识分子编写,目的是为沟通交流所用,选字注音或与《西蜀方言》类似。译语时代四川官话口语雅音分[n]、[l]、分尖团,俗音不分。译语以雅音为基础,因此注音汉字基本分尖团和[n]、[l],但编写者又或多或少受到了俗音影响与感染,因而有个别字[n]、[l]相混、尖团不分。这一点与《西蜀方言》也颇为相似,学界常以“分尖团、分平翘”作为《西蜀方言》声母系统的典型特征,但其中也有个别尖团相混、平翘不

① 《常用字义》只能表现音类,能确定声母分尖团,但精见组具体音值和是否腭化不确定,故用“+?”表示虽与译语音系有一致性,但因资料缺乏不确定是否完全一致。

② 约瑟夫·艾约瑟(2015[1857]:79)也指出19世纪中期四川省府成都话中“尝、常”声母是sh[ʂ]。

分的情况,如“产、窗”声母读 tsh-,“鲜、癣”声母读 ç-等(曾晓渝 2018)。清代《常用字义》为“浅学者示”、多“从方言俗语”,多反映口语俗音,故[n]、[l]音混^①。因此,《多续译语》中[n]、[l]基本分明不能作为否定其四川方言属性的理由。

2.4 从译语编写的历史背景看汉字音系的性质 《多续译语》的编写者及其身份史无记载,因此译语汉字注音的基础方言不好直接断定,但其采编地点当在四川无疑。编写者有两种可能:一是四川当地官员或文化人士;二是朝廷派员至四川采集编写。我们倾向于认为是前一种。因为乾隆十三年(1748)皇帝下旨,要求“所有西天及西洋各书,于咸安宫就近查办。其暹罗、百夷、缅甸、八百、回回、高昌等书,著交与该省附近省份之督抚,令其采集补正。此外,如海外诸夷并苗疆等处,有各成书体者,一并访录”。圣旨只是提到“西天及西洋各书”在京查办,其余均应由各省负责采集、访录。而且四川总督策楞于乾隆十五年(1750)上奏朝廷说“遵旨采集番书……计共十一本,谨缮写进呈”,说明这十一本“番书”(九本记录藏缅语,统称“西番译语”;二本记录彝语,称“猓猓译语”)均为四川地方政府“遵旨采集”后上交给朝廷的,可见其采集编写者当为四川当地人士。

包括《多续译语》在内的九种“西番译语”在卷首均详载译语所记语言的分布范围,非常具体,涉及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土千户、土百户乃至无品衔的土目、寨首等所辖地域,若非四川当地人士,实在难有如此细致之了解。川西藏缅语分布地区交通不便、语种繁多且分布复杂,外地人士采集记录恐多有困难,因此我们倾向认为译语采集者就是川西当地人士。

此外,《多续译语》注音汉字中两次出现“𠵿”:书-dpev cha-别𠵿、经典-pe chag-别𠵿。根据对音规律,“𠵿”与ch-对音,当读tcha。“𠵿”四川话亦音tcha(蒋宗福 2002: 547,王文虎、张一舟、周家筠 2014: 315),与译语音、形一致,可作为译语注音汉字以四川话为基础的旁证。

叁 结语

《多续译语》注音汉字读音特点,有些并非四川官话独有,也见于北京或南京官话,还可能见于明清其他“华夷译语”,但方言属性凭借一两个特点或几个例证似乎不足以确定,而要注重系统考察和整体考量。从这个角度看,《多续译语》注音汉字的基础方言是当时的四川官话。

《多续译语》注音汉字具有如下语音特点:(1)分尖团,见晓组细音腭化,精组细音基本未腭化;(2)知三章读[tʂ]组,知二庄读[tʂ]组(同精组),类似“南京型”;(3)分[n]、[l],个别相混;(4)疑母开口一等读[ŋ-],三等读[ŋ-];(5)曾梗韵尾[-ŋ>-n]。(6)“常”声母为擦音,“择、族”声母送气。这些特点反映的正是清前期四川方音的基本面貌。

包括《多续译语》在内,清乾隆年间四川一共采集编写了九种“西番译语”,若多续一种以四川话为基础,亦可推测其他八种译语也应如此,国内外研究者(西田龍雄、孫宏開 1990;铃木博之 2007a、2007b; Chirkova 2014; 施向东 2016; 朗杰扎西 2017)虽未对译语汉字音系做细致考察,但也大都具有清代“西番译语”汉字注音反映四川方音的初步认识。这批材料是考察清前期四川方言语音的珍贵历史文献,其优势在于:

第一,传统的音韵材料只能反映音类,而“西番译语”作为一种对音材料,可以直接反映汉字的音值特点,若谨慎地加以利用,则能为近代汉语研究发挥重要作用(更科慎一 2018),解决汉语历史语音研究中汉字文献掩盖方音事实的困扰(周及徐、周岷 2017);第二,与《华西官话

^① 《西蜀方言》记录口语雅音,但泥来母洪音也已相混,说明译语之后的150年里,口语雅音发生了新的变化,即泥来母由不混变为相混。

汉法词典》《西蜀方言》等清末传教士文献相比,译语的时代早了约一个半世纪,可以将现代四川方音的某些现象从清代末期追溯的清代前期,深化了对四川方音史的研究。

目前近代四川方音研究主要利用传统音韵资料(周赛华 2015;刘一梦、李无未 2016;周及徐、周岷 2017等)或传教士文献材料(甄尚灵 1988;陈伟 2016;范常喜、刘羽佳 2016;周岷 2017;曾晓渝 2018等),译语对音材料的方言学价值值得进一步挖掘。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1989 《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陈伟 2016 《华西官话汉法词典》与19世纪后期的川南方音,《方言》第1期
- 范常喜、刘羽佳 2016 《华西初级汉语课程》音系初探,《方言》第1期
- 冯蒸 1981 “华夷译语”调查记,《文物》第2期
- 高本汉 1940 《中国音韵学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
- 更科慎一 2018 论四夷馆《华夷译语》音译汉字汉语音系,《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
- 郭力 2003 《古汉语研究论稿》,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黄布凡、尹蔚彬 2012 多续语概况,《汉藏语学报》第6期
- 黄布凡、尹蔚彬 2015 从多续语看高澜危语的结构特点,《民族语文》第3期
- 黄灵燕 2010 再论钟秀芝《西蜀方言》入声和基础音系问题,《语言科学》第4期
- 蒋宗福 2002 《四川方言词语考释》(成都)巴蜀书社
- 朗杰扎西 2017 《基于明清四种“西番译语”藏汉对音的藏语历史音变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李晓东 2011 《〈西蜀方言〉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鈴木博之 2007a 「丁種本《西番譯語》〈川六〉に記録される18世紀木坪チベット語の特徴」,『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XII
- 鈴木博之 2007b 「丁種本《西番譯語》〈川九〉に記録される18世紀木里チベット語の特徴」,福盛貴弘・遠藤光暁編『華夷訳語論文集』(語学教育フォーラム第13号)大東文化大学
- 刘一梦、李无未 2016 清末抄本《音韵画一》及射洪百年语音演变研究,《Th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44(2)
- 聂鸿音、孙伯君 2010 《〈西蜀方言〉校录及汇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施向东 2016 《西番译语》藏汉对音中的一些问题,《南开语言学刊》第2期
- 孙伯君 2012 乾隆敕编九种《西番译语》初编本及其定名,《满语研究》第2期
- 孙宏开 1982 尔苏(多续)话简介,《语言研究》第2期
- 孙宜志 2010 从知庄章的分合看《西儒耳目资》音系的性质,《中国语文》第5期
- 王文虎、张一舟、周家筠 2014 《四川方言词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王振 2016 《多续译语》中藏文的音变规律及其性质初探,《南开语言学刊》第2期
- 王振 2017 《多续译语》版本考察,《新世纪图书馆》第9期
- 王振 2020 多续语中与-j-相关的三个历史语音现象——兼谈《多续译语》中-j-介音的表现形式,《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
- 西田龍雄 1973 『多續譯語の研究』,[日本]松香堂
- 西田龍雄、孫宏開 1990 『白馬譯語の研究』,[日本]松香堂
- 熊正辉 1990 官话区方言分ts tʂ的类型,《方言》第1期
- 约瑟夫·艾约瑟 1857 《汉语官话口语语法》(董方峰、杨洋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 赵元任 1929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 2002
- 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 1948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上海)商务印书馆

- 甄尚灵 1958 成都语音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学学报》第 1 期
- 甄尚灵 1988 《西蜀方言》与成都语音,《方言》第 3 期
- 周及徐、周 岷 2017 《蜀语》与今四川南路话音系——古方言文献与当代田野调查的对应,《语言研究》第 4 期
- 周 岷 2017 西方人记录的 20 世纪初成都话音系——《华西一年级学生汉语教科书》分析,《汉语史研究集刊》第 2 期
- 周赛华 2015 《常用字义》音系与内江方音,《语言研究》第 4 期
- 曾晓渝 2014 《西儒耳目资》音系基础非南京方言补证,《语言科学》第 4 期
- 曾晓渝 2018 《西蜀方言》的音系性质,《方言》第 3 期
- Chirkova, Katia 2014 The Duoxu language and the Ersu-Lizu-Duoxu relationship.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7(1): 104-146.
- Chirkova, Katia 2015 A phonological sketch of Duoxu.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44: 97-121.

Tibetan-Chinese Correspondence in *Duoxu Yiyu* 《多续译语》
and the Phonological Features in Sichuan Dialect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ANG Zhen

Abstract The Tibetan-Chinese correspondence material in *Duoxu Yiyu* 《多续译语》 is so far the earliest material that can directly reveal the pronunciation value of Sichuan diale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rgues that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transcription in *Duoxu Yiyu* 《多续译语》 written in Qing dynasty is associated with Sichuan diale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honological feature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Key words *Duoxu Yiyu* 《多续译语》, Tibetan-Chinese correspondence, Chinese transcription, phonology of Sichuan dialec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闽东方言韵母的历史层次》

袁碧霞《闽东方言韵母的历史层次》2020年7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中西书局出版。
本书是运用历史层次分析法全面分析福建省闽东方言韵母历史层次的探索性成果。